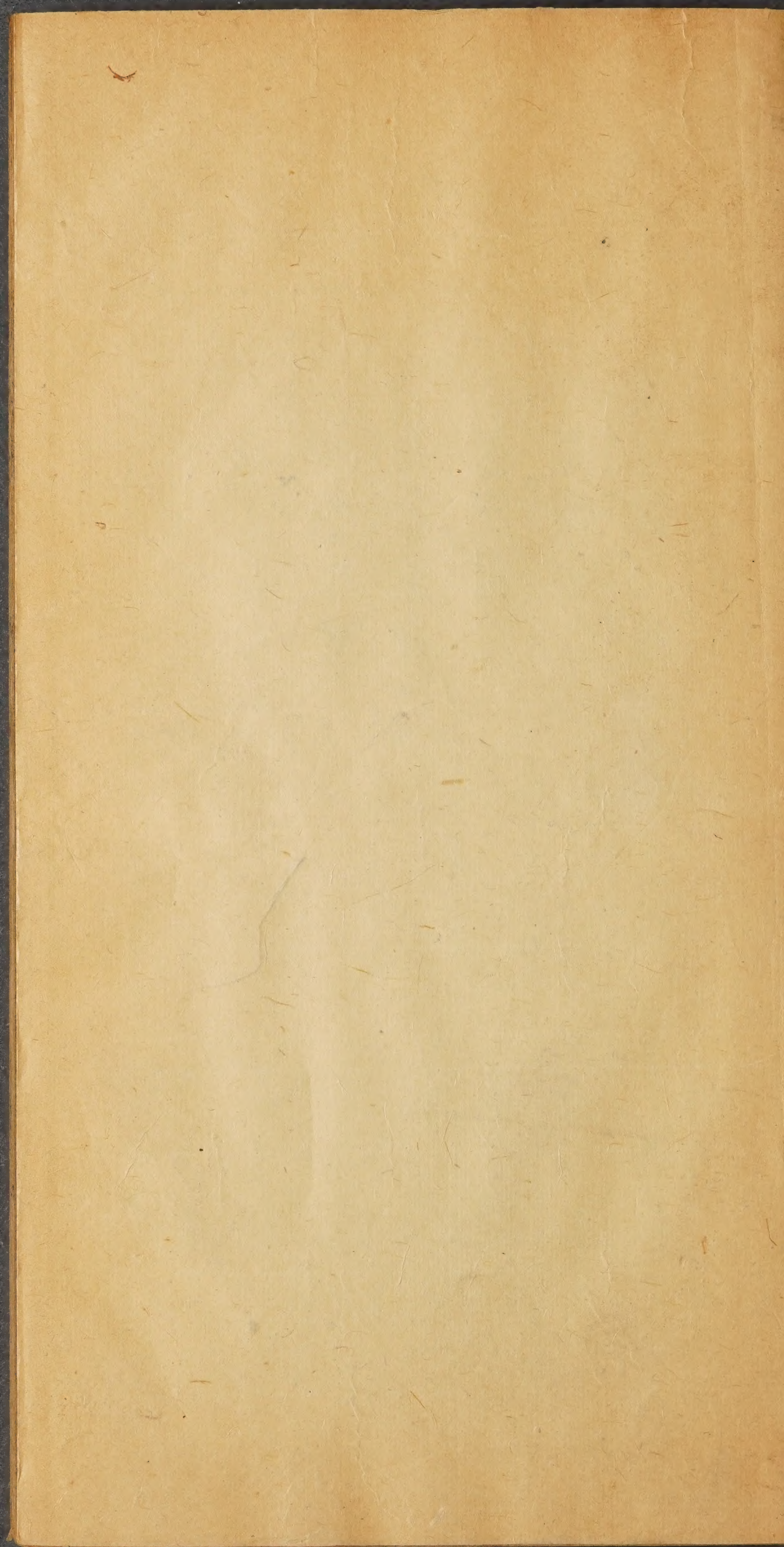


古文氷雪携名家小品

說議論評辯解雜著

古文小品氷雪携

吳下　懶僊衛泳　箋

息機說

張鼒

自余客京師掃一室、與俞子叔和榻相對也、旅舍無事○焚香讀書○讀倦則就榻○少則復讀○樂此以爲常○叔和嘗與余論息、至今猶能記憶之、歸而破屋數椽、幾隣竈下、斗室湫溗、不通賓客、愧余息之無地也、巳復笑曰息固地乎哉○孟子云日夜所息○息人以鼻氣之出爲息凡物以發榮潤

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然矣是滿罏都是燃體也若止氣爲息如燈一撲更無留燄是貞法矣今俗人作夢是也孟子說個日夜便是箇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日月之代明潮汐之往來即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機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也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個安頓道理怔時能暇煩時能簡陽明先生師旅倥偬尚自

講學不輟○此非出作時是入息乎○草木鬯於花果○而晦于根○寧一刻不發生○寧一刻不息也○只是草木是花果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生須是完全箇元氣○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敬出○敬則無思○敬則無事○無思無事○是事物主宰○所謂萬境自閒○人心自閒○看得閒心○便覺境亦不閒○安見息因乎地也今不求息地○但求息本○自晝至夜○遇事煩擾○能不慌亂否○夢境能清徹否○言語能不

多費否意氣能不發揚太過否知見能灑脫不橫撑否合則便是生息所謂日用皆是元氣精鍊如以炭養火也不合則擾攘時已耗散略盡雖瞑目危坐亦是沉昏不得言息大抵世人只憑滋味養得血氣口體所需與百爲所耗僅足相當夜臥騷擾神明遂令夢境多驚多懼或白晝宴居尸寢便與離魂殼子一般今人以莊嚴淨室臥離魂殼子于中畢竟有何活意所以諺云閻門巷裏好讀書蓋真讀書者也叔和常言

設榻于座側凡交際誦讀著述遊戲倦則一息或朋友過談談久亦相對而息此亦一小安樂法也龍溪先生曰至人有息無睡息氣活而睡則遊魂百出矣正于作處觀息乃大安樂法也

作息機說以告之叔和

石公云君子尚消息盈虛原只于自心參取若一意馳逐生亦不生一味枯槁息還非息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是生息妙境知此者可與微言

懶仙云水以流常活樞以轉不腐君子自强不息○又曰嚮晦入宴息○正是動静交相養之義○

進士說　張溥

進士之名昉於周官○當時與其選者○無慮鄉國之俊秀○層纍而達於天子○苟不得當○雖州遂大夫所舉○大司馬抑而弗聞○蓋其眘也○漢興以來○廢事草創○武帝即位之初○首策賢良○董仲舒至于再三○務究其意○論者推其崇尚儒學○罷廢百家○三代而下○文治攸始○然舉士多科○不稱進士○即時遣使巡行○申蔽賢之罰○要所升次○崇郎山○堯類登華要○不聞專塗○簡冊一○於繩墨○迨隋開

進士之科唐設殿試之制取士條格獨此優最天下士爭趨之不繇斯塗者雖厠身鼎槐負愧山谷於是功名之路齊於一致他品淆繁難與竝轍矣宋分進士明經二科無大輕重王安石獨申明經以抑進士意欲黜離詩賦盡歸經術而矯枉過甚其流偏激南渡以後卓犖深通之倫多出於進士一科夫固知榮顯之號王者藉以摩厲天下人情所同未容一人私觧也國家取士旨尚簡要使人易遵南宮之選典最隆鉅

四海嚮風并心一意酌諸往古可謂不煩間有
憂者疑立法峻隘未盡人材惻然當代欲爲格
外之求其說曰楊士奇拔於貢士徐熙起於獄
吏初典具在以循而行之固可爲也是殆不然
國初風尚敦朴人鮮儇智故不甚科目者猶有
潔方守正之士隱名其間寖尋而降榮徑日開
利巧之徒穿鑿求用專一法以制之尚恩不正
況導之乎蘇軾有言上欲舉廉下皆敝車羸馬
上欲舉孝下皆封殷廬墓夫徵士於鄉其僞且

然。推斯以往。其原曷正。是故程弓撥矢。不足以得將帥之才。削墨引律。不足以畢公卿之智。與其數變法而無當也。莫若舉舊法而申儆之。進士之所以爲高於時者。以其選之之難也。其所以選之難者。以其學之皆出於聖賢也。羣一國之人而選之。合數十人而始得一人。既聚一國之所選。合天下而選之。又數十人而始得一人。○此一人者天下之所望也。惟此一人之所恃者深是以抗然自進而以爲不媿。惟天下知此一

人之所恃者深○是以其爲之下而羣相慕效○使
不責之以實○將何勸乎○成周之世○國學始建○魯
周公子伯禽衞康公子牟○齊太公子伋○皆與成
王游○後盡爲卿輔以光王室○及其衰也○且不免
皇父暴公之刺○然則紀今日得人之盛○欲爲永
久不傾之理○寧無道以靜之歟○昔之論治者曰○
古之政與教一○而今二○古之養士與任官同而
今異兩者皆害之大者也○革其弊而務本焉○胡
瑗之分齊以教○朱熹之限年爲讀○庶今日其可

興乎○是在作人者加之意而已矣○

懶仙云、稽古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

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無所恨○至邱代鄉會舉選極其慎重○究竭材効忠難其人○况可責不繫科目者乎○讀此則讀書明經之士○可不知所自審哉、

英雄氣短說　　周銓

或者曰、兒女情深、英雄氣短、以言乎情、不可恃也、情溺則氣損、氣損則英雄之分亦虧、故夫人溺情不返、有至大殺而無餘、甚矣情之不可恃有如是也、

周子曰、非也、夫天下無大存者、必不能大割、有大忘者、其始必有大不忍、故天下一情所聚也、（忠孝皆是深情）情之所在、一往輒深、移以事君、事君忠、以交友、交友信、以處事、處事深、故國風許人好色、易稱

歸妹見天地之心凡所爲情政非一節之稱也
通於人道之大發端見女之閒古未有不深于
情能大其英雄之氣者以項王喑啞叱咤爲漢
軍所窘則夜起帳中慷慨爲詩與美人倚歌而
和泣數行下漢高雄才謾罵呼大將如小兒及
威加海內病臥床席召戚夫人與泣曰若爲我
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一慟欲絕嗟夫此其
氣力絕人皆有拔山跨海之槩乃亦不能不失
聲兒女子之一顧他若如姬於魏信陵夷光于

范少伯卓文君於司馬相如數君子者皆飄飄有凌雲之致乃一笑功成五湖風月與後之自著犢鼻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前後相映嗚呼情之移人一至是哉余故謂惟兒女情深乃不爲英雄氣短嘗觀古來能讀書善文章者其始皆有不屑之事後乃有不測之功觸白刃冒患難一旦乘時大作義不返顧是豈所置之殊乎竭情以往亦舉此以措云爾余故曰天下有大割者必有所大存蓋不係于一節而言也乃後

世有擁阿嬌思貯金屋○曰吾情也○噫烏是語此○（不可○無此擁）

嬾仙云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淫者無

情人也○易于咸卦曰觀其所感○見天地之情○

可見兩儀相對○天地便是情種○

李道學說

湯廷璉

吾友礽濤李子行道之人識與不識皆指之爲李道學云客有笑之者湯子曰不笑不可以爲道此足堅礽濤之志也夫礽濤于餔餟醨之世奉伊洛關閩之教其步趨肖睫間若有一道（活描手）學先生行于前而已踵其後者此道學之名所以歸也礽濤蕭然四壁絃誦不衰則道學而窮善飲工詩命童子賣菜自給詩成輙飲飲復以詩爲下酒物近且避地塘西躬自當鑪以糊其

口妻子奴婢皆能自得則道學而達然性方有
潔癖衣履垢拂拭再四不止取與過爾雖密友
懿親有贈亦不納則道學而迂然使十年之後
礿濤仍守此窮而達達而迂者以與吾黨遊吾
亦不復呼之爲李礿濤矣呼之云何曰吾從衆

嬾仙云窮而迂是道學人本相其達處又是
道學中變相○此種道學却難爲了妻子童
奴親友一班

秦人藏書說

閼士琦

當秦之時、天下欲為亂者、十室而五、自意為釜中之魚、杌上之肉、亂亦死不亂亦死、背城借一以為甘心憶此時有所為而不可許身與無所為而不肯求死者獨白面書生耳（書生可歎）余邑避秦人其一、淵明稱先世率邑人妻子來此、遂不復出、而世或以為隱、或以為仙、皆非也、余觀古今人稱大酉小酉為秦人藏書之室沅溆之間蹤跡無所考疑舟車所至寄託斯存即余邑避秦人

所藏歟丹岩碧巘固野客之天祿石渠也考史
松栢客亾鹿馬臣起六國如不然之灰與秦首
爲難者楚陳王涉耳天不喪文先開我楚于時（藏書之功在著書之上）
縉紳先生抱禮器往歸之而孔甲亦爲陳博士
百城四庫遂已在楚迨夫假王旣誅莊賈肆噬
聖賢寄命有如亡子然後汗牛盈車不惜間關
跋涉爲名山之藏則秦火未燄固有有大力者
負之而走矣故余嘗謂秦坑儒楚歸儒秦焚書
楚救焚人知罪秦不知功楚此千古來一段不

平公案。然則秦人者豈在河內女子濟南伏生之後而漢武漢成所求劉李伊任所校此固爲自有書籍以來金城湯池矣余聞蠹魚三食神仙字爲脈望而矦道華亦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則夫丹竈暖寒白雲昇降木花開落山中無定之秋父子戲嬉天上無愁之侶豈復人間漢魏事耶謂之仙也亦宜矣

說得桃源中人不俗

曇隱云意欲張楚不必有是事此說出促令桃花源與宛委相匹

二杖說

譚元春

郭子聖僕有二竹杖焉其一純白而種方吳公匏菴手自刻銘其一甚圓質似常竹然光瑩皆可鑒自二杖鏗鏗然出于爪甲也凡所用之歲時用之者之精神童僕之敬慧主人之閒無事乍若見于髮鬚光輝之中予客南都過郭子郭子潔蔬食出法書唐硯佳筆舊紙墨相愛樂而自提一杖欬側散緩于其旁時以袖指優游之（何等愛護）惟恐傷偶入市訪人曳一杖自隨遇其日所用

之杖○或方或圓俱若有意者○與人相見○令童子接杖○然後揖○予謂郭子形僻而性獨○當恆接于其前○以救酧對之太泛也○當恆與之坐起○以救人之面目大熟近也○而郭子則非其杖不出○杖亦若有助焉爾○予歸楚、郭子送之舟、再拜曰、方竹杖得之金一甫、圓者爲丹泉周叟所貽、二老者皆年七八十、不留以自扶衰、肯贈我、我守之至死、以報二老尚不足、願爲我明其意、使巧奪者塞望、夫苟明此意、以塞人之望、有餘矣、然郭

子之與其杖也○相依如家人○相嗜悅如田宅美女○相發如神理○相得如朋友之無所爲而交深者○即杖之出于匏菴○與匏菴之自爲銘○皆非其所重○決不盡以二老者故○維予曷敢隱諸○乃歌而別之曰、子涼涼○非二杖○疇發其光○子踽踽○惟二杖○宜與處○

曇隱云、高流用意處○每于瑣事微物○有一段不可解之情○視夫愛古董者尚未免俗也○

懶仙云、李衛公方竹杖爲世所寶○贈甘露寺

儻乃規圓而漆之○恍嘆彌日○如郭君者方不

負所用耳○

人壽杖壽兩難与齊愛護之欵同美田宅歌童舞女玩好

古董彼壽無幾遭水火豪貴巧奪自我勞形被奪大

堤何我何爾德諸若以遷移造化聽適便宜

松柏說

卓人月

楊椒山曰松柏雖歲寒不凋。然色視春夏時少異矣。及至春夏則欣然蒼翠若與桃李爭芬芳者。不知歲寒之色爲本色耶。春夏之色爲本色耶。然則松柏固隨時而異也。吾人之操常變合一。當出乎松柏之上。李龍湖讀而喜曰。誰敢翻孔子公案者。余曰此言不足以翻孔子。乃椒山之言則可翻也。詩云其容不改。又曰其儀一兮。可謂善言君子矣。然其咏君子于治世則藹藹

焉濟濟焉雝雝焉翼翼焉其咏君子於亂世則悄悄焉慘慘焉庚庚焉瘖瘖焉雖欲一之安得

翻得無一字可置駁

而一之夫椒山但知不一者之爲小人而不知不一之中有君子也但知君子之必出于一而不知一之中又有小人也邦有道穀邦無道穀非小人之一乎邦有道不變塞焉邦無道不變塞焉非君子之一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非君子之不一乎邦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非小人之不一乎是故一不

一未足以定君子小人也顧其所爲一不一者何如耳當春夏之交而不許松柏有鬱葱之色（妙論淵潮）則是禹湯文武之世而責人以龍比萇弘之事也當歲寒之時而不許松柏有黯黮之色則是哀平靈獻之世而責人以枚鄒司馬之業也使椒山而前乎此而生或後乎此而生主聖臣良國家宴清（即就椒山發論）椒山亦唯有講學明道著書立言耳不則井田庠序大其狄道之施天文樂律宏其苑洛之傳耳如必痛哭流涕排閶闔而櫻逆鱗

以責名聲于天下抑何其不祥之尤乎不幸而適當侯鸞開市相嵩執柄之日而後得以奮其捨身報國之志以灑此烈烈轟轟之熱血于人間假此時而猶將歷歷媞媞修其好人之容揖讓周旋以相與坐觀成敗而勿之動色焉吾有以知椒山不能則又安得而議松柏哉是故松柏之鬱葱于春夏未可短也豈惟松柏即灼灼桃李之花要亦文章之士之能黻黼于太平者而未可短也松柏之黷黜于歲寒未可短也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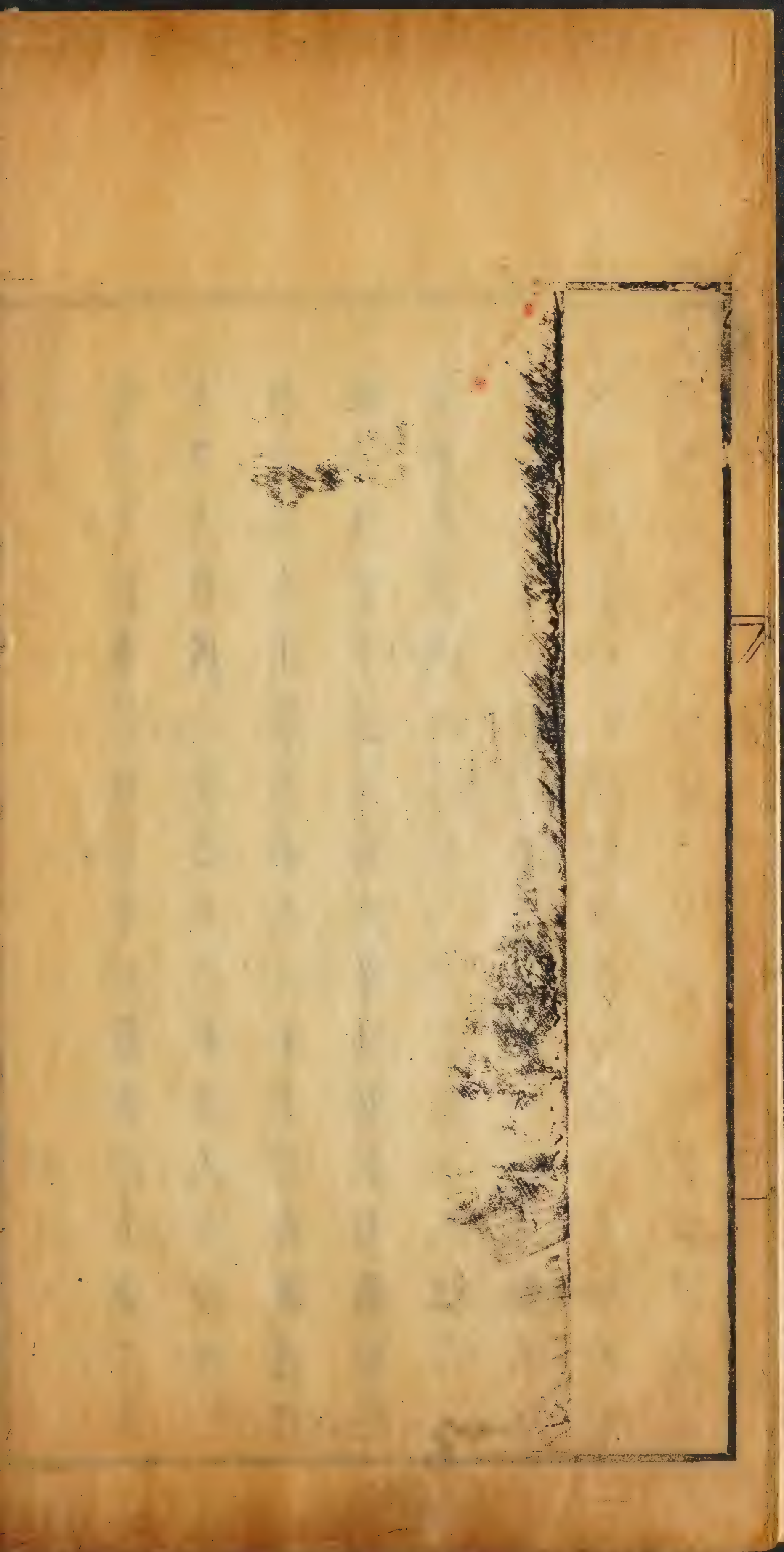
惟松柏卽蘭摧蕙折于風雪之中（松柏未易許人）要亦氣節之士之盡命于權奸之手者而未可短也繇斯以談卽椒山亦不過與蘭摧蕙折于風雪之中者等耳而未得與于古之挽回造化斡蠱而開泰者也而又安得而議松柏哉總之其變者其色也其不變者其品也其用也如以色則諸草之中儘有所謂雪裡青者此葢如魚魚鹿鹿之人（此等人最多）世治不能爲能臣世亂不能爲奸雄無非無刺無災無害以永其天年者也而不得與松柏較

品即僅以其品則竹箭之有筠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然亦第如山中高士徵之不出兵之不出火之不出堯舜之時不出桀紂之時不出而不得與松柏較棟梁之用品具矣用具矣則春夏而葱翠其本色也歲寒而黯黯亦其本色也而又安得而議松柏哉且夫椒山之議松柏也以其隨時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君子而時中東方朔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夫隨時何病焉獨不可爲詭隨

高士尚不得比松柏是獨識

者道耳

曇隱云從來贊松柏皆以節義之士當之夫古來大節義人未有非大經術人也少陵古柏行云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嗟乎士君子不得志于時而徒以節義見也豈世之幸哉



觀演戲說

鄒廸光

今夫一人之身而君侯王公鼎臣力士輿胥國牧傭賃扈養以至宮娥閨婦棄妻怨女及一切鬼薪城旦之類靡所不爲一時之內而哭泣嘯號呻吟叱咤垂紳正笏曲拳擎跽揚目張膽捧心效顰之態靡所不具一席之地而八紘六合九州四海爽鳩氏以來之事靡所不該纏頭貼額塗墨舒粉分形易貌鼓其舌而搖其唇若優孟學敖必求其似使人見而且懌且憯且喜且

文章氣勢如錢塘潮汐濤湃且驟而來忽然出一戲字如中流柱石

怒且艷慕且厭憎不煩絲竹管絃不假斧鉞華袞而七情錯出五内無主而謂之戲噫此誠戲矣然人生亦一戲耳大塊宇宙亦一戲場耳淮陰餓夫登壇秉鉞咸陽刀筆通矦胙土大將家奴東陵故矦蜀山之銅不救餓殍商于之富亡補車裂苧蘿村子席寵吳宮邯鄲才人下逮厮養銅爵荒涼黄犬咨嗟食桃亦愛亦憎失馬亦禍亦福萇弘之于血碧望帝之于杜宇高臺傾曲池平慶者在閭弔者在途此非一人之身而

妍醜異狀一生之內而寵辱多岐可駭可愕類若一戲者乎不獨人生一戲即天地亦一戲時寒時燠時雨時暘時而景星靄雲時而暈適抱珥時而醴泉出嘉禾生時而川涸山崩歲惡不入白雲蒼狗滄海桑田不可端倪不可符質夫非一戲耶故林林生類莫非傀儡種種世事盡屬俳優菀菀今古何非角觝而世人不察知戲之戲而不知非戲之戲據徼乘邪窒隙蹈瑕以求必得往往寄情破甑徘徊前魚楚鼎垂涎和

門置足著論美新爲表勸進問年唐主買卜季
主一味中庸四時游宦團扇與詞黃金買賦畏
讒虞譏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使造物因而簸弄
鬼神用以揶揄妻孥臧獲之屬亦且竊竊然顧
而嫐笑以吾爲戲而吾不知吾且巾幗婦人沐
猴而冠儼若一優人也者而吾亦不自知反令
梨園賤工得以摹寫彷彿爲千古笑具噫亦愚
甚矣此一戲也瞿曇氏之謂幻漆園氏之謂夢
子輿氏之謂假夫假者假吾之是而爲是者也

又安知吾是之非假乎。又安知吾是之是非彼假之假乎。浸假而以太始爲神。叢以后地爲土偶。以元氣爲野馬。以萬物之屬爲芻狗。與汝夫而聲色之鄉。逃而名利之圃。舍而腥羶臭味之域。而栩栩然。洋洋然。逐于亡何有之國。廣漠之野。孰爲戲耶。孰爲非戲耶。夫惡乎戲。惡乎非戲。惡乎假。惡乎非假。亦惡乎非非戲。亦惡乎非非假。吾何知哉。吾苐以戲言評戲事。且戲書之。

萊友云。人生一戲。然不得不聽命于點戲者。

窮通得喪悲懽離合演戲人不得而主也但生旦淨丑任人自扮請勿自塗面孔須尋好脚色

此批佛頂首陀羅尼心印

女山人說

譚元春

山人者客之挾薄技、問舟車於四方者之號也、予嘗入小巷訪所謂瀾如女子者、門戶簾幕不可識、辨問之巷口人、皆曰子問山人乎、此門中是也、予始恍然、瀾如善貌蘭、通書、粗知韻事、與一時素士交處、故一巷中相與山人之、似贊似嘲、此俱無足論、獨念世之爲山人者、歲月老于車馬名刺之間、案無帙書、時時落筆吟嘯自得（毒削狠罵使前輩無所容身）而好彈射他人、有本之語、口舌眉睫、若天生是

屬嚙啜人者雖其中多賢者然天下人望而譏其名者久矣而今以其名集瀾如瀾如樂而受之户外之屐來求一觀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省其私或自厭其尾瑣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饌筒之書亦有以廻旋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由是觀之山人固以喪風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實則何也山人之名實未嘗不美吾又不敢以男女之迹論惠中之人韓昌黎稱秀外而惠中今吾友在草莽者非一人有秀

外而惠中者焉○是亦男子之瀾如也○吾仍爲存其山人之實而去其名○使無射于世○吾何恡焉○金十公劉同人俾予爲說、堅瀾如所尚予之說固如此、

曇隱云、人亦有言○既稱山人○何不居山中○此語便令若輩口塞○若山人而女也○余猶謂不幸而有其名也○

懶僊云、古來女郎有魏元義妻胡氏以女侍中名○陳孔貴嬪以女校書名○唐薛濤以女博

士名○宋韓蘭英以女進士名○韋逞母宋氏以女先生名○蜀黃崇嘏以女狀元名○未有以女山人名者○得譚子之品題深所以愧男子而冐山人之名者也○

幻女說　　黎遂球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師能使鬼爲執燭茗供客客徒見燭茗出入有孔氏子者往從學之則日且留爲我女婿當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艷亟欲就之輒展轉床蓆間如隔墻壁與語則在索燭照之婉變豐澤來就人也撫而摟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艷女心動悅之則日蓆間有紅縷一線盡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爲夫婦甚歡師知而

將殺之。其女以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釜。行山谷間。劍有飛到。得雞若手指血。可厭而返也。對曰。若此贅我何爲。女曰。以子美。我故私而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暱。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于死。死則師命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茗以事客。以是爲贅耳。乃決去。於是相與訣別。甚悲。女曰。無爲思我。我固老且甚醜也因脫其面若蟬蛻然則且獰惡殊甚。孔氏子如其法。得出以免。或以語黎子。

配入警世恒言亦作一齣

黎子曰固然夫色之美者皆能役人然而固未嘗美也

曇隱云、心有所移自能造幻豈必有幻女哉亦何地無幻女哉大可猛省

嬾仙云、人生慾界中一點靈氣沉溺不覺安得幻女大有俠氣以脫而老醜一破其迷

黎乎。日。固然。夫色之美者。皆能役人。然而。固未嘗笑也。

是隔云。心有所移。自能造幻。豈必有幻女哉。

亦何地無幻女哉。大可憐者。

藏仲云。人生慾界中。一點靈氣。沉溺不覺。安

其迷。

西音社議　　韓詩

乙亥春王日、邑侯張坦公先生舉西音社於邑之學古書院、糾禹都張肅尺先生主其盟、原之君子以詩名家、無不咸集、稱盛事焉、不佞詩從諸君子後、竊敢布管論以就正、其言曰、詩之從西舊矣、不必歌車鄰銕駟、詩之從西舊矣、吾師太青子之言曰、文章自西北而東南、東南嘗祖西北、是西者天下之首也、西方化人言多玄覽老氏入關著五千墨深刻退讓皆得天之所自

來。而各壹其說。若文王江漢汝濆。惠及閨閫、西方之懷。比諸美人。情不失正。性不愿俗。嗚呼盡之矣。余自擬諸風雅、未嘗愿字櫛句比、私謚於老先生之朴、而竊畏詩之未可輕議也、夫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王者風、諸侯風、莫不欲去其慾嫉邪辟之心。而歸於和澤道德之旨。詩之于人猶水火然。固寒者利褐。饑者利糠也。諸君子亦既理身率物、詧之雅頌、莫可攗拾、區區紛紜、艮求補以四勦五俗之翳解、庶幾不倍於說鈴

乎一勦曰溺剌𪆵酌性與情而安樂其聲越金
度石者形眞也漢不襲魏猶魏不襲漢使儼然
而叔敖之則亦孟矣況有吠之謂乎古人一句
百千萬億眼光投之若萌初蒭今之詩甫脫纚
而涔涔欲痛者何也正其胸中先坐一古人不
去古人且將怒其非類不免螺蠃之哂已二勦
曰銷聲雷司物者各副一面眼耳口鼻本不相
借吳人五歲而浮秦見見馳而舞其習異也今
將令一人歌吳則必令一人舞楚歌與舞集而

後樂成同以異也若使人人掌上旋昭陽殿鹵簿寧得若許之留仙裾否則亦當令東家絕倒三勸曰掃俗霧曲終奏雅緯約多風人亦有言少陵雅勝風供奉風勝雅是舍風雅而言詩將等於羅江掛枝一剪梅矣血噴五字髯斷半生後世猶有嗤爲鬼工乞相而乃渾逐埊行酒簿每刻一楮俗氣逼人青蓮華犬寔應且憎又安能登郊廟奏明堂歷琳琅之藉齊青玉之案哉四勸曰正物性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聲音之調與政通矣郎以昭代觀之北地濟南和溫廣大洋洋全盛之風公安貴稽刻削幽微難絕比世之感矧近日幽囚苟遁音見於篇洛陽之烏識者察其不祥翁仲之銘老奸惡而成讖是以書生而作憂國之言滿楮長沙一俗也不諳雅典活剝曹鄶二俗也終日趨名於朝爭貝於市旋踵躓也而夷其戶無出塵之想描脫累之詞三俗也青樓買薄倖之名自附高放紅葉少留題之句空賦消

蒐文人而可無行良璧寧貴有瑕四俗也見人才則嗤之聞人善則掩之樂談過失凌侮老成甚則訾詆古賢荒唐正學五俗也諸君子比衆蘭之林絕蕭艾之氣同刪其勦曷俟贅乎惟刪俗則人心端矣人心端而後雅道興去勦則詩道正矣詩道正而後風化始此二張先生登高提呼之意哉人謂先生欲借詩說法余則爲郎以詩說法又何風俗之不可易道誼之不可正施之邦國進之春王諸美且善也西云乎哉

天生云。四勦五俗道盡魔淫。而歸本于人心風俗。真温柔敦厚之旨也。濟南瑯琊公安景陵。可無蠻觸之戰。

松議　　文德翼

秦皇帝巡泰山遇雨息於五松下詔封松爲五大夫詔至一松曰余偃蹇山阿行將老矣一旦受朝命恐天下有聞而非之者（此松差强人意）一松曰肆若號堅辭食邑猶不失名高一松曰夢余猶作公況身顚鬱鬱耶一松曰在夏后氏余則社稷臣也殷周改命已失其官仕秦無所可論一松曰秦虎狼也脫不受迫之以斧鑕余不知死所矣（尚有媿心）遂相率奉詔異日有述武陵避秦者五大夫憮然

曰余歲寒士顧不及艷君子艷君子雖不言余獨無愧於心乎

懶仙云弘景松風不免易節之譏嗟乎歲寒士之可媿者豈少哉

五大夫秦時官級名曰五大夫第五等也

五忠女論

李清

予嘗讀漢史至誦王莽功德事輙扼腕不已繼以撫掌夫若輩皆鬚眉耳白諂牘一貢而忽舉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人化作舌圓唇媚之婦女笄之價踴貴于冠亦千百年來之新奇也嗣後魏之操周之泰隋之堅南唐之昪皆莽之我輩耳而一時弁衫比肩羣作趨炎之牛後者大抵入朝如入宮而盡積爲踽步巧笑陰陰婦女之氣則吾反于婦女中得五忠焉曰莽女而爲漢

（富貴之爽人品如是）

平帝后操女而爲漢獻帝后○泰女而爲魏廢帝后○堅女而爲周宣帝后○昇女而爲吳太子楊璉妃者是也○葢此五女者雖志存帝室而體靑權門○自父一而已人盡夫也之說一出而剸辦所天者○衾席溫而戈矛已寒矣○雍糾所爲隕身于祭仲女也○彼五女者胡獨異焉○夫莽女之托病不朝也○操女之心恨索璽而有天不祚爾之詈也○堅女之憤形言色也○昇女之問呼公主則嗚咽而辭也○人皆能知而道之○獨未有言及泰女

者史稱其志操明秀好陳列女圖則當帝之被廢也必有停輿悲哭哀感路人之義舉而當帝之遇酖也亦必有引卮同盡誓不獨生之高節乃史胡畧不書而僅云以忠于魏室罹禍也吾以爲是皆有男子風嘅乎當莽等竊柄時其不合舉朝之士盡爲婦人而心其心態其態者幾人哉惟伐莽之翟義劉崇輩討操之耿紀韋晃輩謀泰之元烈元孝矩輩并圖堅之尉遲迥抗昇之楊濛輩猶不失男子眞面目耳以言乎莽

世親如豐秀忠若邑丹皆持帚僞庭之婦女也
雖寂寞投閣之揚子雲亦疑去就厠婦女之
（子雲亦受一塲捻）
席（白）而薄施粉黛者也女而男當推莽女以言乎
操世智如嘉暐武若淵遼皆進櫛櫂室之婦女
也雖終阻九錫之荀文若亦乍合乍離入婦女
之慕而難洗塗澤者也女而男當推操女以言
乎泰世畧如謹綽勇若豪祐皆擁轝私門之婦
女也雖抗節不拜之賀拔勝亦始伸終屈墮婦
女之弁而重加點抹者也女而男當推泰女以

言乎堅世謀如頻林壯若禽彌皆奉匡霸室之
婦女也雖遲疑附逆之李崇亦初違終依連婦
女之袂而耳親脂粉者也女而男當推堅女以
言乎昇世籌高子嵩恩容君太皆執巾簒朝之
婦女也雖扼腕勸進之周本亦心忿貌順沾婦
女之塵而同演歌舞者也女而男當推昇女夫
莽不嘗以男臨爲太子安爲新嘉伯乎操不嘗
以男丕爲五官中郎將乎泰不嘗托國于猶子
護乎堅不嘗以男勇爲洛州總管而昇不嘗以

男景遂景遷迭輔吳政乎凡所爲狼其其嗜蠛其兵態甘踵若翁之故武者以順爲正有婦風矣且莽等之欺人寡孤孤媚以取天下者亦婦人之班首也故吾謂此五姧者當女其子而子其女而此五女者亦當不以父道事父而以母道事父何也此爲不冠之眞男子而彼爲不笄之眞（可發一笑）婦人也若內夫外父則爲揚保宗婦夫保宗婦實魏公主其勸保宗反也曰事成當爲國母夫大義未足滅親而顧爲拔本塞源之逆計是首

亂也。若外夫內父。則爲西秦王熾磐后。夫后之父。寶故涼王傉檀。其勸虎臺反也。曰先王之薨。本非天命。夫父仇自是不共。而顧爲抱虎枕蛟之不報。是從惡也。故以魏公主配五女。則必標而出諸大門外。而以秦后偶五女。則當引而進之同席間。曰是或一道也。他若孝莊后而爲榮女。孝靜后而爲歡女。則始作君偶。終夷臣室。殆逐水桃花耳。夫嘗食蘐帝歡女猶有人心焉。我父本卽自作。讀其對爾朱世隆言。竊爲榮女之

舌可剗則皆婦人之眞面目而已倘以此五女者執簡天朝則必書杼以弑書盾以逆而爲錚錚之女太史者也不則持杖大罵其毒口當爲雌禰衡矣故吾表而出之爲女中男子而以其巾幗婦人服轉贈覬覦黃袍之乃父可也

嬾僊云花蕋夫人曰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胡澹庵曰舉朝皆婦人猶不似此數朝人沾沾粉具巾櫛也痛快絕倫不謂文字中亦有如文長漁陽檛赤水之曇花勘

案。令人欲憤欲笑。欲痛哭而長太息也。

六妖姊妹論

李清

快論解頤

蓋聞天地秀美之氣○蓄則必洩○其鍾于男而爲
腹錦吻藻○與鍾于女而爲顏朱肸綠○皆鮮色也○
然才子不世出○而佳人難再得○有同慼焉○晉之
二陸○宋之兩蘇○風雲珠玉○繞寸管矣○乃華誕兄
弟者○或豔接姊妹○其貌固輝珠而映玉也○其舌
亦唾雲而噴風也○然而瑞妖則○異夫姊妹之爲
妖也○蓋自援琴而歌美人者○曾入武靈王之夢○
而孟姚娃嬴○已連袂而蠹趙宮矣○然蠱惑諸事○

不見史傳論者猶謂沙丘之禍胎焉乃其尤甚
者則無如飛燕合德之于漢娥娀訓英之于燕
而兩徐氏之於王蜀夫是六姊妹者其艷冶亦
人中花鳥也比于名卉則芬擅蘭棠然兩卉之
榮也異時而並榮則爲妖花比于佳禽則韻點
鴻燕然兩禽之見也殊候而雙見則爲怪鳥物
誠有之人亦宜然訪夷光于苧蘿鄭旦猶曰遜
錦腸繡筆
姸搜玉環于壽邸採蘋豈曰並佳何者好難兼
也夫華非雙蕚艷僅孤枝其明媚猶爲國孽乃

以有美一人嘆矣覯于天帝者而姊誇臉蓮妹羨腮桃此非僅一雄一雌同入紫宮而猶爲不鳴不躍之蠢者也少小偎倚則鏡狎雙蛾覽圖不妬于闞氏長大供奉則結贈同心廣澤尤憐于梁姬若是者妖乃愈甚則有競翻風于舞袖標浸玉于香水如飛燕姊妹者而不以傾漢乎則有索湅魚于盛夏思生地黃于嚴冬如娥娀姊妹者而不以覆燕乎則有前車之賦遊方侈後乘之咏景復豔如徐氏姊妹者而不以敗蜀

乎夫粉黛薄耳固于墻壁山河堅耳穴于狐鼠
迹其行事未有甚于六姊妹者然不僅若輩也
二劉分寵于聰御則才而賢當推其妹鵷儀堂
一諫錚錚者頗饒忠烈乃昏主之心彌蕩矣曰
才多則惑兩周繼儷于煜宮則慧而韻當推其
姊霓裳曲一翻翩翩者自醞風流乃弱國之氣
益荒矣曰慧過必迷祂如漢之二梁晉之二楊
蜀漢之二張柴周之二符皆以姊妹稱然數女
者半碌碌耳非必燕啄鷄連盡禍水也乃不以

身殞則旋以國覆意姊妹之不祥人國固數使
然與然終不能爲飛燕輩解公子殞王孫啄矣
誰刈漢嗣于中絕也土築怨辛含淚矣誰削燕
祚于驟零也主嗟入草之辱族悲嘗刄之慘矣
誰各挾倖臣而坐視昏童之失德也此六人妖
矣吾乃知晉文分季隗于趙衰而伯符割小喬
于公瑾者非僅解衣推食籠絡英俊之故智也
奇辯驚筵
美生並蒂而寵挾鴈行懼有不善焉夫兩隗狄
女耳繪月點花或非其長故不爲晉之主臣累

彼伯符公瑾之不延其齡者未必非二喬之顏

更奇

紅命薄而累及兩雄也吁分而蠹身不合而蠹國乎則謂漢不傾于飛燕合德燕不覆于娥娀訓英而王蜀不敗于兩徐氏者此非窮源之論也故揭而示之為六妖姊妹云雖然毒犬之虐斬袂之搆人皆罪驪姬而不及其娣則為妖為瑞一反掌間耳若姊弟並進相與勵脫簪而廣貫魚乎卽以當宮中之左娥右英可也其人妖而不妖矣

獺僊云。鳴湍疊濯。噴若珠泉。詭煇分麗。粲若

雲錦。望之目眩。近之鼻芳

倪雲林畫論　　吳從先

畫一藝耳○然品既不同○情亦殊致○則係之其人矣○雲林之時以画名家者○富春則黃公望○林平則王叔明○武塘則吳仲圭○而雲林最後出○從公望遊○遂寄興於山水間○然不為巒巒疊嶂巘崎詭怪之狀○盈尺林亭○瘦風踈雨○朗樹兩三條○修竹十數竿○茅屋獨處○曠石兩層○意與畢於此矣○然雲烟爛熳之致○蕭爽不群之態○意色不遠○平淡不奇○遂定名於三家之上○雖然○雲林竟以画

累之矣○人固有以畫重者○而畫亦有以人重者○畫以托意○意以傳神○山水之趣○不爲筆墨而飛筆墨之間○偶緣山水而合○以此思畫○畫可爲也○雲林當勝國之季○棲隱吳門○不求聞達○樓藏異琛○架藏異書○胡人登其樓○驚拜而退○揭斯探其架○長嘆而歸○襲等龍宮○帙散孔壁○古今之至人文人之領袖也○而徒以畫名也○士誠偪起麋鹿吳宮○雲林浩然發桴海之嘆○而士誠幕羅多方不屈○窘辱頻加○脫百萬于敝屣○撚虎鬚于牙吻○

而青山無恙白骨不淄斯又昂藏烈丈夫也雲林自有遞于千百世之上風於千百世之下者在而徒以画也則垂巧當以官廢右軍風流當以書掩而壽亭忠義當與此刀並壽矣惟不局於畫則竹之矢書之法關之刀不磨於天壤而卒無意於天壤也造化自有以雄之者而豈為此拘拘也不以畫求雲林而雲林自在也以画求雲林而雲林亦在也以画求雲林者目中無人宇宙無人天地直一幀耳此雲林之本心超

出於三家者。是雲林之不以画累者也。

懶仙云。雲林画山水不画人物。謂無人物可

画。其胸中鬱結之氣。直欲寄之縑素外者。嘗

曰偶然寄興。聊以自娯。益知世之以画家名

者。當爲雲林所唾矣。

金谷序蘭亭記評　項煜

問錢穀與烟霞孰貴曰烟霞貴問殺軀與明哲孰貴曰明哲貴問豪遊與雅集孰貴曰雅集貴然則金谷蘭亭之聲價亦懸矣乃當時有以蘭亭況金谷者而右軍忻之將鶩雛而腐鼠之慕耶抑論文不論人耶曰非也文未有不論人者也即論人而季倫寔足令右軍慕也天下之富人多矣率湮滅無稱其有稱者意不但風流文彩亦必有深情一往足以結一世之名人才士

而訶千秋之勝夫崇之不割一姬惑也夫崇之
不畏强禦義也推此義也可以處君臣朋友之
間宜其身毀而名留家碎而文傳也且夫崇之
非一切富人猶右軍之非一切逸人也夫右軍
鏡清言之禍而慨想用文之日旻痛喪亂以來
無功可論而願與朝賢思布平正此何等心事
哉季倫之豪有豪情可殺而不可辱右軍之逸
有逸情出世而不遺世葢天下未有無情之士
而爲名士未有無情之文而爲名文者也故夫

二子之不同者識也其同者情也求其同者見才人韻人之生氣求其不同者悟居身涉世之良轍則金谷也蘭亭也皆千古之可興而可觀者也吾獨怪以彼兩者之勝地也勝友也勝事也而其文皆見黜于昭明則昭明亦士之不及情者也

懶仙云季倫嘗言士當令身名俱泰何得以甕牖語人豈是祿祿守財虜右軍爲會稽內史曾檢較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然亦足

稱慷慨風流金谷自艷蘭亭實幽何妨比美○季倫一代人豪宜乎右軍之心折也○

牡丹記評

黃淑素　閨媛

居恒與張永淑氏、評訂古今文字、議論番駁、兩人極爲莫逆、然永淑氏、多好鮮麗、予多嗜幽奥、大都取舍、亦不相悖、維時春事大繁、卉香葉綠、臨清漳曲沮之間、憑花檻翠屏之上、盤桓反側、吁欷笑傲、旣而話及湯義仍先生牡丹記、兩人擊節、莫能置聲、永淑氏索予評之、予曰西廂生於情牡丹死於情也張君瑞崔鶯鶯當寄居蕭寺外有寇警內有夫人時勢不得不生生則續

死則斷矣柳夢梅杜麗娘當夢會閨情之際如隔萬重山且杜寶勢焰如雷安有一窮秀才在目時勢不得不死死則聚生則離矣至於驚夢尋夢二齣猶出非非想外寫眞拾畫埋伏自然魂遊幽媾懽撓冥誓眞奇險莫可窺測回生婚走苦寓於樂生寓於死者也其白描手段乎及後來大金兵馬殺過淮揚麗娘以夢梅候伊父母猶得人倫正道是又以此處轉許多波瀾後母女相遇疑爲見鬼亦人情之常妙在死去三

年又得復生後之人能歺不能生乃禪門絕妙機鋒也更服其淮泊內有一白云看古來婦女多有俏眼兒此語乃先生得自五千四十八卷中而關頭已爲打破幾見青眼中多男子白眼行爲女子耶又奇在岳翁再三不認女婿不認生女迂迂呆呆逼眞老頭子摹樣其排雲擒月擇虎縛龍之智雖班劉司馬當推左席豈韓非楊雄輩所比勢哉已而必竟不認水月鏡花復得陳師父作一大干証不然幾活屆殺生魂道

作死鬼昔麗娘若不讀書今日亦無陳師父可見女即曾讀書到死後終是受益此雖詼語亦有莊處然而麗娘既生厥父尚疑其爲鬼先生造意豈徒以杜寶爲眞迂呆之人哉非也總以死作主生反作賓耳令觀者我傳爾受俱未知所以參究之予讀之至詳確窺其死於情也永淑氏聆之曰善夫較書之秘思以摛也時樵鼓三催黃鶯將舞予焉駕香車而別

懶仙云建武朱觀以有內君黃佛子猶宋李

趙德甫之有李清照也其評駁諸傳奇手眼别出想路特異此拈情死情生又於謔菴批點之外添一鮹目至云禪門機鋒更得玉茗微旨

子卿娶胡婦辨　　　　祝以豳

世之所爲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
非耶乃子卿所持以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
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怒喜悲愁一切可駭可
愕之事衆飄風疾霆視之區區胡婦有無胡足
深辨至爲千古不決之案也盖李陵所稱胤子
孟堅輕筆之史傳陵于子卿爲執友而良史稱
孟堅嗚呼子卿九原其何辭也獨不思子卿受
詞衞律引佩刀自決單于萬衆旁睨股栗猶曰

意氣激耳至于閶闔河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耶然以百千萬里外如綫君臣之義寄之乎危疑之節尫顧獨一胡婦丼心哉此其事之有無誠不足辨獨念他日白頭歸來母死婦嫁識者不以是爲子卿痛心而輒以沙漠無據之事輕譏賢者其謂之何予以爲子卿卽有之而內之丹衷無恙也外之節尫無恙也卽有之安知非陽結天驕而陰圖生入玉關以報漢天子耶此其事之有無蓋不足辨苐所恨漢天子待之

甚薄而因以啓讒邪之口則李陵一書未必非當時好事者假筆舌于陵而深中忌者之意後世信以爲陵書而併信子卿有亂子在蓋自孟堅錄而天下萬世惑矣嗚呼方子卿飲陵北海上謂武父子無功德漢濫爵通侯願置肝腦自效語語楚澁陵爲感動泣下沾衿至引咎自責陵之忠心結矣何難以亂子誣子卿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辨而予所爲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足辨亦正讒口所以乘間入也

陳甋中云、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于所虜人内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莫能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厭戀也。今此辨料武爲陽結天驕。而陰圖入門等語。抑亦有感朱勣之事而爲此言耶。

懶僊云、子卿餐氈牧羊。豈戀戀一胡婦耶。十九載歸漢。節義何等光明。此以事之有無不

足邪。使蘇老無憾千古。

西子逐鴟夷解　薛鼒

吳以鴟夷浮子胥、少伯懼焉、遂號鴟夷子、盍晉陽增壘遺意欲以扁舟代革囊耳於越入吳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謝子胥也後人誤謂踐苧蘿之凨盟泯五湖以偕逝宋延清靚粧若耶之句杜牧之姑蘇一舸之章豈能與墨子爭後先吳越春秋較虛實歟以恒情準之句踐蠡憨未合至是然功成不退自古懲訧施也何遽不種若哉少伯鑒胥亦鑒施矣胥借鄰援以覆宗國

施傾強敵以典故都行事相反而兩國報功畫
一勒與同歸今古盛才殊色固春蠶夏犢勳高
禍烈歟抑楚可覆也申則復之吳可覇也施則
傾之生瑜生亮天之忮胥可謂至矣子胥而不
句踐若也生不必絕交于敵人然不必修郤于
宮闈臣各爲主寃憎略同又何足憾且施寧與
子胥同日死乎抑與越王同日生也彼烏喙獠
翁豈解玉牀珠箔饗屧流香風味耶更有惑焉
越之憾胥百倍夫差豈碎玉投璣以相報謝毋

亦類曹瞞狡獪其縻關羽同錮一室歟此豈特明燭之節忠魂所矜栢舟之義或亦芳魂所戀也與越殉吳功崇義烈謾謂迎桃嫁李逐浪隨流不重爲吾吳玷歟

雙輪自記云客有謂筐篚壺箪三吳定例朝館娃夕五湖者笄褘頁屈千古何況衿珮著說解之以見原無定例可循也

懶仙云西子雖生於越實蕩於吳夜月相思夕陽回首點綴太湖多少風景范蠡一棹未

必非西子教之風波背口。亦以弔䲭夷之䰟。耳余謂西子至今尚在可也

土偶對

李光縉

海岸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糾然而鳥鳶噪其巔○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應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荊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

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麕至及其廢也或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旣辱子子何毀之過耶予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於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

夷生殺係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復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象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張張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圮而殃穴蟻而不爲吾祠之毀

者幾希○予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悶○皎皎者或汚○安知其力足有爲而恃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愼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畐○一曹奭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爲土木○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不悅也○故止○

懶仙云、規刺嚴切○似有所指○向俱傳爲貝作○

今得之清源洞集中○淋頭捉刀○自露英雄本色○余特拈出使今守至宰相○各置一通以當箴銘

拳諭

趙南星

里中有二猛士、舉其拳若閔、故易歐人、其一人尤甚、其一人歐較少、然恆指使之、曰歐甲則甲、歐乙則乙、鄰叟之親友尤多傷者、其一人偶遇一大力者、歐于市再三、竟被歐傷、俍倡而歸、見人、輒罵鄰叟、或曰誰歐傷爾者、而罵鄰叟乎、曰是其人、幸吾之傷也、人以告隣叟、隣叟曰是惑也、余少年時嘗遊于輕俠之塲、第不好歐人、而惡歐人者使當我少年時。則將盡力歐之。今懼

而歛其拳以安後來者今力不能折春蠶之股矣坐視親友之傷而無可如何今彼亦被傷幸誠有之此豈待億度哉其一人亦駡隣叟曰是其人陰險每私謪我隣叟聞之曰是又惑也吾之親友被傷者多我不能無怨乃必欲我無言我癡耶聾耶瞽耶瘖瘂耶而能無言耶言生于怨將稱頌盛德耶何謂私謪彼之歐我親友未嘗先告我我愬之所知者必欲先閲說耶何謂陰險爲我者甚苦矣親友皆傷而又被駡雖然

亦幸甚親友之傷者皆怨我曰爾不知何以得罪於人而禍及親友我無以應之今其交罵我也可以有詞於親友矣豈非幸哉或又曰彼謂爾有同謀者曰有拳而不毆易怨而不懟者未之有也奚其謀奚其謀

懶仙云曾子行恕當無一事件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痺惡孰知三省者之爲金剛劒乎南容愼言當無一語傷時而羿奡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爲荼毒鼓乎讀此知儕輩

寓意良深○

輞川述　　　馬世奇

項棘書報罷、二三兄弟鍵閉却掃、獨巒穉時時挾平頭奴躄躄而至、至則茶鐺酒臼麈尾胡床搔首青天目無今古余輙作元龍百尺樓豪舉狀家仲亦復爽爽似宣武跨馬揚矟時而巒稚獸翩躚有松石間意曰此風景何必減輞川忍令摩詰數語埋沒五濁惡世中遂無後身余自分甚通邛笮古道恨少裴十耳意蓋指余兄弟也余笑謂巒穉屬在行間寧便得以旗鼓假人

卽鷄肋無味阮家犢鼻幝故不堪供養白眼耶巒稗絕倒以爲名言乃強索四方行卷分部校閱而見獵心喜頗獨左袒小題于小題中又獸提鼻令粉白黛綠歌吳唱越語間持古雲間震澤諸名家爲之榜樣丹黃橫集紙落如飛過快心處便似撫琴動操衆山欲響轉狂叫摩詰摩詰何得以輞川驕我則又相與拍掌絕倒者久之居無何奚囊塡溢介紹副墨之子以見余笑而謝曰去矣無所事子不佞束髮而從諸君子

後志淩神厲自命千秋毎讀晉人說至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凜凜恒如有生氣再詠唐張學士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二語（血性語）則兩腋習習風舉狂謂有心男子豈必在龍泉太阿間令頭顱浸浸長矣蠻觸如故而修名未立赫蹏片紙落人眉睫屠沽兒便鬬三寸舌揶揄其後爲爾宗宗不令鄧禹笑人耶去矣無所事子副墨子前致辭曰否否君輩苦心此道自謂可鼓吹三唐鍼砭俗耳久矣指顧春光山泉

無恙試手是編踏青陽而問之不勝似斗酒雙
柑往聽黃鸝聲哉如有[illegible]三寸舌揶揄而至者
請爲君笑而謝曰此是落第秀才消閒生活不
可有二不可無一函谷關直一丸泥封之耳余
與巒稱乃復拍掌絕倒令家仲沐其半而授焉
時雪花六出四望俱白呼青州君擊節一過忽
忽暗香疎影浮動几案間已如登九龍最高峰
看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之凍摩詰摩詰果不
得以輞川驕我矣余所慎恨者正以隃麋側律

種種作惡不欲復以書生面孔慱排場謭譽云爾摩詰云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余終愧其言

懶仙云太白與人談論俱成句讀此又以句讀為談論不愧黎花

山庭迴移

黃道周

岷峨鄰宰鍾嶽同寅邇衷於帝京世無人覽烟馳之妙肯翔霞牒而更陳夫以埏埴同故毓孕殊緣分爚燿於星野敫葱蕎於芳荃巾降神而輔籙山出罷以登玄葢顯相則庸而陰豪者指雒隱現存乎其人而翔濳標於所處故實有不愛之心臣稱不蔽之舉若其下上從颼吸呼在氣等浮葢以若塵撅方輿而如屣泳洄出蓼水之間翺翔在伊洛之涘斯言抹而何駒雖向留

其莫虀薤亦鮮矣亡所用之如必律清尚以涓
彭責潛夫爲卭蔬噓之而不揚載焉以莫馭黃
荄與宿莽以同枯靈菌與茸卉而共瘁何生者
之巳靈而抓之恐不克孰用爲符不亦固哉若
夫尺寸著異巖廟共賞取材於藪因膏於壤遞
起遞队之司爲晝爲夜之掌守離珠以餌鳳耀
若華之垂幌煜澤媚川還蚌飛爵或有山而溢
銀豈無荊之泣璞金玉下羸滃蔚上薄揣維君
子又曷不然所以傳嚴不逃賚彌之徵有莘亦

負恐詬之義○易隸雀鳴之章○詩同鴻漸之肯○車
畫墻於山雲○路成谿於桃李帛在○園而有賁虎
從○風以獨起於是赤霞為之建○標巖泉為之嚮
道○鶴延書而跂滕鷺望堠而舞翮翾○移斥佞之
根宮徙叱門○之草玉律動而○百谷齊○青華平見
而○千巒俱好○至於丁丁伐木○翹翹招弓聲同○則
應道從而隆衆叩玄之為兆○鷄得祀而維雄○石
指跪綸之○跡人築取屨之○宮亦有辟○於嶽瀆無
曠乎天工所謂物與時泰德以人崇我友見同

舟之興○爾侯有空谷之風○夫當其巾車未至○野

藉未忝○飛澗瞑流○石梁臥塹○凉飈泣秋○圓蟬射暗○抑孰佇而不荒○又何歸而不絕○似蕪城之洞心○彙幽房之啼血○豈謝怨乎王孫○固恐鳴於鶗鴂○逆夫鳴騶不入○近芰徒勤○雖遯世而不悶○亦沒齒以無聞○荷製秋其暫裂○蘭無人而不芬○青松落垂絲之鬢○芳華愁不雨之雲○與夫痼疾已成○膏肓莫却○荔網加於白魚○蘿罥施於黃雀○縶層巒之窞圄○委園檀之棄纆○陷如不測之淵○倚

有不開之鑰且將髡我以山鬼斟我以狂藥築我之宮庭填我之溝壑於時隴首無光石門何色嵐曷語而依回湍吞聲而曲仄豈曉猿之不哀顧青崖而將渺亦何芳杜之開顔而井渫之無惻也至於紛藟雜陳盤根互薦勞虞子於上都頓尾公於劇縣人如廢瑟之絃國集吟猿之箭歌先祖之匪人思西方而不見巖壑幾傾宮商羽變豈可使石鼓徒轟神鉦自震斜風趐於曲阿縶麟軀於迴嶺託嘯採薪仳離形影今白

雲有侶而蒼生不拯執斧柯以佇望顧龜山而
徒悁哉若夫匡世無翦藏身有智遁深爲藪穿
壑爲龕款鹿豕而入羣晉石泉之爲贅但借鳥
以如還故聞空而向暝時復恬情幽踪舒懷遠
則亦可謂猿雀之私人松蘿之狎客去若乘飄
處若旅食雖終世以盤桓亦入林之迷惑即懷
魏闕假步山扃遺蕙帳捐霞几杖利策牧名冢
岫如屋社之邦雲停過午之市未足以動魄而
不寧悠心而未已也乃復遷怒上京結薄都邑

甑已破而屢求綆方長而不汲覽德末下蟾烏外集愁桂樹之蕭騷悵攢峰之翁茸適以滲於俗情章其褊志使望石有女子之心而丹穴無知人之智用當抗奴於衡崑抹蒭於天駟莫閑青牛之關或擁芒碭之隼同彼車之御載亦為舟而不繫應不欺於游人故可復乎上帝於是封烟拭目絕巘迴姿醉叢條以玉醴柔疊頴以香飈迴吟龍之方澤澄神鹿之上池旣呦呦而鳴侶亦皎皎而歌詩勿言首陽之粟不獲商山

之芝○信河淸其可俟○亦匏棄而匪時請輟朱公
之哭○以停公子之思○
駢枝云白雲鍾鼓○遠峰翠幙○隱者正未忘情○
市諸何妨飲價○靈山獻璞○本自世情○媚水涵
珠○固投同好○要令遠志信乎猿寉○寧使展聲
漸其魚鳥也○

書遊山豪爽語　　袁中道

遊山次有友人云先上山時予向草中熟眠一覺甚快予曰公欲以一覺點綴山景爾非眞睡也予親見公目未合耳其人大笑予曰凡古來醉後弄風作顛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爲豪爽而欲作如是態者若阮籍之醉王無功之飲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傳米老辨顛帖而世乃以其顛爲美欲效之過矣雲林之癖潔正爲癖潔所苦彼亦不樂有之

今以癖潔爲美而效之可嘔也昔有一友人以豪爽自喜同入西山時初春乃裸體跣足入玉泉山裂帛湖中人皆詫異之彼亦沾沾自喜過數載予私問之曰卿往年跣足入裂帛湖可稱豪爽其人欣然予再問之曰北方初春冰雪稜稜入時得無小苦耶幸無欺我其人曰甚苦至今冷氣入骨得一脚痛病尚未痊也當時自爲豪爽爲之不知其害若此然則世上豪爽事其不爲裂帛湖中濯足者寡矣

懶僊云古冶子從齊景遊沈之河黿啣左驂沒之。拔劍邪行五里。逆行三里。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鴻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方不愧豪爽二字。

開闔三古亭干從齎景遊泛之河黿卯左驂
沒之拔劍邪行五里○逆行三里○左手持黿頭
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
逆流三百步力不慮豪樂之一字

書鄧生讀書事

傅鼎臣

鄧生父賣酒吉州市、母當壚、飲客盈座無虛日、生厭之、如蚰蜒、獨堅志讀書、父亦不喜生齪齪酒家也、父既發生取酒帘匿之、叱傭保五六輩無及門、母恚甚、責酒如前、生曰、茂陵夫在爲之、毋豈以兒故廢業耶、亦不禁、其當壚如前、僦旁舍手一編、其閒讀罷則泣、泣罷則讀、伺暮酒徒闌散、篝燈研題旨、燈膏涸、漏盡、吟哦不輟、天曙滌罷、聲瑯瑯釜中出、乃假寐憩焉、生一日把予

禊占對屬文、予矍然曰、世之前人析薪〇後人弗克負荷者多矣〇即予兒十齡〇不弛竹馬〇稱孺之戲〇若生者易偏提而青箱〇易俎脯而管毫〇易北海傾觴而南面擁卷〇人文相漸〇倍有可觀〇故知生偪起其天性也〇卓女白頭上封禪文〇生毋較勝之〇士之子恒爲士〇歟予哉〇

懶仙云、皇甫士安二十不好學〇其母勸勉〇始博綜百家〇乃成大儒〇若鄧生好讀〇出自至性〇偺無抑仲郢賢母〇和熊膽丸助夜讀耳〇

蒲團上語　　何偉然

鮑顛在黃山坐蒲團七年凡語從蒲團得者盡記之悟者讀焉曰蒲團上故有此妙語不知語將曰安用蒲團爲看來卽坐蒲團人未必盡能作是語黃冠野衲上焉者借此一片太極圓覺影拾黃婆姹女吞江喂狗之腐譚謾過大弟子下焉則托坐忘而深攫金之謀假嘿叅而遊華胥之國腐譚了不可得最下且充酒肉之几筵代風流之茵褥不可言也至于不可言斯爲蒲

團之辱得老顛此語始覺蒲團爲了悟人必需之物但不知予坐其上亦能作是語否今老顛遲予於三茅峰久矣札子云海內弟兄生夙共其欲以蒲團生我乎老顛之蒲團得語而不夙予得老顛不夙之蒲團或亦可老于山中但恐老顛蒲團不許老臞坐恐老臞亦似嬰兒學語也不若自製一蒲團用虞美人草取其靈通用千步香取其不垢用蔓金苔取其光明用翠蘿芸取其黠化用小華之華蒚取其不痡用招搖

之祝餘取其不饑不知得與老顛相似否不相
似則同牀各夢正不相干其何以共生死
懶仙云飽顛憶蒲團是死草那得坐出人的
活機來鬭眼間便見蒲團是草皆蒙茸發露
透出珠花翠葉一莖丈六變化靈異如坐我
子華林綺樹中乃知蒲團死草因我而活也
余則隨處草茵皆我蒲團又何必坐死草蒲
團耶

作客苦樂　陳元素

行李既來僕夫在門催遣之人聞出愈集一二親知多事饋贈捉筆作報十字九誤兼有惡客立談乞書盤餐既寒腹以茶張如絮着棘不得即脫此第一苦忽爾出門就舫卧呼酒獨醉一切暫忘則一樂也久客憶家有人當還索寫家書從何下筆長行驢輩各將音問債家蓄怒饑腹待飽支一缺九零星瑣雜措語羞澁誠直防譁紙帖繽紛刀糨遍進眼暗朧朧屎溺俱忍

此第二苦緘書付客若釋重負拭几滌研始索
茗盞亦一樂也幸已歸矣未至百里至數十里
乃至城郭白髮黃口安否愉怫寸心如煎一喜
一懼噉飯不飽飽復不饑更畏里門覲望嘲訕
如蒙大詬不敢見人此第三苦既對家人羞得
無恙塵面未頮客囊已羞弔慶紛沓誅求麕至
戶屨方滿室譪沸然爲樂爲苦吾不能自主矣
至于人情山川風波盜賊奴僕驕蹇種種攻心
居平慣嘗非必作客

不是親味此道說不出口

曇隱云苦多樂少豈獨作客然哉人生一逆旅也不如意事常八九目古道之況生不辰而逢百罹者耶

墨闘云皆分樂也豈謂作舟然人生一堆

旅也不知意事常人九日市道文泥生不凡

而達百羅者耶

登雪浪閣偶書　曾文饒

雪浪閣羅文恭先生讀書處也劉孝則少年亦讀書其地久而傾圮敗厇頹垣不蔽風雨歲丙子孝則與李梅公謀葺而新之是時孝則方困甚非力所及也而其意甚銳不爲沮喪竭力經營焉有笑之者曰孝則何不姑自爲謀而謀雪浪也今歲孝則及第則笑者且嘖嘖羨曰是殆有神告其繼文恭之先幾乎嗟乎世俗之論事類如此安足顧哉吾謂舉事者不可無成算於

忽笑忽羨俗人情狀

胸中而亦不可太有成算畧無成算者難與圖終。確語太有成算者難與慮始余性最喜孟浪人偶登斯閣。有樂於此。因感而記之。以佐好事者之與。

曇隱云夫子曰好謀而成成字是決然去做若畏首畏尾。築舍道旁。似懼似謀。究竟無成矣。中數語可與參看。

嬾仙云看破世情。

艾園志遊

梁雲構

步參公年未强仕、即投簪歸里、鶡冠野服、餐松餌朮、徵車相望于道、而東山蠟屐、林間之外無痕焉、蘭渠子雅有父風、烟霞之嗜尤篤、亟謝去舉子業、不復作噉名想、里門之前則考槃在焉、其徑。則九嶷山陰。縈迂萬狀。應接不暇。其池館。則輞川若溪。漻泬浩淼。令人有水一方之思。其樓閣。則臨春結綺。恍乎蜃氣之凝。不可迫視。其臺榭。則姑孰章華。映帶參差。皆可以脫步屧而

盤踞不去○其境區○則蓬玄姑射○譎幻起伏○遊者涉之而欲仙○回首憶之而若失○而且曲房邃啓○軒窗窈窕○貯書藏琴○室各異態○竹木蔭翳○卉草妖妍○亦皆別徑異塢○若後宮三千○分姿鬬勝○曼立而待羊車之幸者○而可覽可拜○更可沃之以酒○而玉山不頹者○其石耶○清唳薄雲○玄鑒而蹁躚者○其雀耶○管絃遞奏○儼然一部鼓吹者○其鳥耶○瀺灂出沒○聞人語而湧金浮丹者○其魚耶○輕衫垂髮○按紅牙而林鶯爲媿者○其歌童耶○蘭渠

子日抱膝于此○偶伊吾與至○書喜騷○詩喜靖節○金石之聲琅然振響○倦則披徽一鼓○好作梁甫吟○童子煑泉竹下○灶烟嫋嫋林薄間○出而摘瓣嗅花○促汲灌樹○或令園丁荷鋤從之○誅滓草築菊畦○封蘭畹○或携雙柑斗酒○坐石上○聽黃鸝間關弄舌○飲微醺○便推去○或携雕胡鳴榔聚魚○傾而餌之○或橫竿出魚○已復舍去○大有濠濮間致○揀童子髮覆額者○使豢鶴○狎而調之○舞一舞而長袖短髮○與縞翎朱頂○軒輊婉轉○徙倚觀之○殆

爾鷗志或令歌者奏其傳奇標新領異則又以若下佐之清都別世佳賞絕俗覘之十步之外蘭渠子其神仙中人與少參公從莬裘歸一節流憩蘭渠子著彩衣發酒徵歌以娛之而東陲烽燧之搶攘中朝雨雲之翻覆西疇耘播之憂崖曾無掛其眉端臟韵遐襟所謂遺世獨立者矣蘭渠子雅愛客客之來遊觀者追傍留連若置之岱嶼圓嶠多令作天際真人想時宗侯數輩棲遲累日不能盡其勝歸而鈞天在耳芳馥

在衣拂之不散刺棹而返疑從麟鳳洲中來也遡慕不能已已邀予各載一甔酒再涉其趣恐星鏈月斧締搆復出好花嬌鳥點綴愈奇舊時遊覽之地今又不可復識矣

懶仙云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魚鳥自來親人此等受用定是仙福

釋諷　　張世偉

止些先生不得志於時、返乎蒙汜之居、睢睢于于、仰屋而嚱、客有進諷者曰、先生何僨也、吾將爲爾鏡往古、程得失、投刀以括其垢、飲灰以滌其僻、蓋聞智不能背時以獨彰○名不得絕羣而特立○故夫易牙之調太羹也○則桓公唾其面○臑熊蹯○蔦腝胰○而其君以娛○子野章英疊奏而晉侯左右視○弗能竟也○變爲激羽流商綴宣鄭衛○而平公曠然聘眙○郵良之能手止絕○靷而獲一

之。詭遇從禽以投嬖奚。故夫蘊其奇。守其術。
終朝一餐。稿項黃馘。雖有璠璵。常人則眛。若夫
假翰晨風。遵途致疾。則殿上侏儒。監門辱客。朝
牧豕於淄原。夕薦膺於郡伯。咸取道於才智。毋
嘿守其故域。昔人之為此也。則必有數矣。當今
天下熙熙來而慕思。哆嚱覙頞。蘧蒢戚施。皆得
論黑白。紆丹朱。登高以指。順風而呼。而先生身
未遒於雲閣。籍不列于通都。獻讒盈耳。聾誚班
如。曾不悛于心。汗于顏。方且騁黃馬於獨座。縱

碧雞于四筵資章甫以適越將蒙衡而涉燕比
豪士於螺蠃獨連蹇以自賢縱使彌天罝網頓
地布弦安能掛一目于層霄連虛發於空烟哉
先生笑而應之曰客所謂見聲利之華鬧運命
之實快徑行之捷足而未覩籠中之習習者也
蓋聞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道猶金石一調不更
是故苟會於心向之必誠苟拂其眞絕之必深
枯樹發榮于田父沙彌乞力于金剛責契窮冥
而必向之者會心也爰居聞鐘而震掉狙猿裂

帛以入山。加寵堂皇。而必絕之者。拂眞也。况乎倜儻之士。冥志之日。而動以詭隨之方哉。且余聞之。生乎今之世。而欲顯瓌奇之行。望名譽之光。勢之所不敢冀。已以一士之身。適天下之目。朱紫變於月旦。繞指成於倏忽。力之所不暇給。已失其故步。以效邯鄲。雖肖不妍。而且踟躕。謂瑟不投。改而爲竽。竽既不貴。好瑟奈何。是以通人知命。君子安貧。不起聲于貴游。恥乘熱於比鄰。寧掉臂以行邁。靡紺體而求伸。枕籍詩書之

國○婆娑翰墨之林○始與周旋○吾不揖其座○太丘道廣○吾不過其門○匪凌躒乎時賢○實追思於古人○若乃韓生貿首于說難○蘇季椎心於闔闢○賈傅賁志于長沙○東方沒齒于執戟○孝標馳想於敬通○伏波短氣于朱勃○下至少陵白帝○供奉夜郎○宗元謫柳○子瞻竄黃○莫不抱命世之資○鬱青霞之志○摛藻極秋旻○吐辭垂竹素○或始赴而倏起○或先合而後忤○然皆不代變於素絲○傍偟於岐路○余方欣爲執鞭○敢薦刀於樽俎○若乃王劉

不作○許史同奔○白日昭昭而朦瞽失明○南風吹
裾而鴂舌反聲○敎洽爲好○閻娵爲醜○馬圉諧說
而懿○子貢妙稱而否○穢五子之波濤○掩金閶之
瓊玖○余方擬之不若○余方咎夫狡童○客乃望我
以鎩羽○期我以高鏞○則又奚怪余之眼白○羞廓
落而無○同客曰、吾規先生以趨時、先生弗是也、
欲瘵其狂○狂迺滋甚○雖然士不丁乎知已○聊我
貴於斯文○金刀囊處○幽蘭澗生○宇宙密移○俟河
之○清先生寧有意乎○先生喟然曰、客之言固也、

膠西吾師也。首賦斯旨。淵明達人也。亦爲感歎。余豈能無槩然。顧竊聞之、赤螭青虬之游冀洲也。入榛薄食薦梅而螾蝗佼之。以不如至其乘盛雲濃霧之勢。雜凍雨扶搖而登之。誰與爭於江海之中者哉。鳳凰之翔至德也。川谷不澹風雨不與。而燕雀輕之以不能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徑弱水宿風穴。誰與爭於霄壤之間者哉。余非不知偶影之難振。與俗之易彰。非不虞居諸之不恒。而期頓轡于夕陽。顧早暮寧兢于箭

漏修短有待於寸量涵牛之鼎不以烹雞委棄九寡之珥不爲五父高張未見非湛盧之用穿縞試谿子之良順吾之心行吾之意客請休矣無與吾事

懶仙云憤極爲歡愁深作笑借筆墨抒其轇結不覺言之斐亹

情癡　　潘之恒

古稱優孟優施能寫人之貌尚能動主而況以情寫情有不合文人之思致者哉余友臨川湯若士常作牡丹亭還魂記是能生死死生而別通一竇於靈明之境以游戲于翰墨之場同社吳越石家有歌兒令演是記能飄飄忽忽另番一局於縹緲之餘以悽愴於聲調之外一字不遺無微不極既感杜柳情深復服湯公爲良史吳君有逸興肰非二孺莫能寫其形容非氷生

莫能賞其玄暢乃今而後知牡丹亭記之有關
於性情乃爲驚心動魄者矣蓋余十年前見此
記輒口傳之有情人無不歔欷欲絕恍然自失
又見丹陽太乙生家童子演柳生者宛有癡態
賞其爲解而最難得者解杜麗娘之情人也夫
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不知其所
離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無若遠若近若存若
亡之間其斯爲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
不知其所以然而後情有所不可盡而死坐生

歟之無足怪也故能癡者而後能情能情者而
後能寫其情杜之情癡而幻柳之情癡而蕩一
以夢爲眞一以生爲眞惟其情眞而幻蕩將何
所不至矣二孺者蘅訶之江孺荃子之昌孺皆
吳閶人具情癡而爲幻爲蕩若莫知其所以然
者主人越石博雅高流先以名士訓其義繼以
詞士合其調復以通士標其式珠喉宛轉如串
美度綽約如仙江孺情隱于幻登場字字尋幻
而終離幻昌孺情蕩于揚臨局步步思揚而未

能揚政以杜當傷情之極而忽値鍾情之夢雖天下至情無有當于此者柳當失意之時忽逢得意之會雖一生如意莫有過于此者或尋之夢而不得尋之溟溟而得其偶合于幽而不暢合于昭昭而表其微雖父母不之信天下莫之信而兩人之自信尤眞也臨川筆端直欲戲弄造化冰生豪舉且將凌轢塵寰足以鼓吹大雅品藻秇林矣不慧抱恙一冬五觀牡丹亭記覺有起色信觀濤之不余欺而夢鹿之足以覺世

也、遂書以授兩孺、亦令進于技、稍爲情癡者吐氣、他日演邯鄲紅梨花異夢三傳、更當令我霍然一粲爾、

懶仙云。癡有二種。有泊然物外。以不認真爲癡者。有情深一往。太認真而爲癡者。不認真之癡。可以出世。太認真之癡。可以經世。可以持世。唐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至抗論朝政。精采昂然。進不懼。奴自非癡漢。那能若此哉。有情然後能癡。情之所鍾。政

在吾輩莫認作兒女態○

尤命

曾文饒

嗟予命薄、拓落不偶、窶同原憲、羸如衛玠、多愁、多凶、多憂、多患、王子之歲、祝融爲虐、妻女沒於燼灰、詩書焚於烈焰、宿愆深重、遘此奇禍、一弟夙惠十齡夭折、兩姊賢媛、相續殀喪、繼室如毳、大不解事、生男如鼠、了不得力、三十年來、困躓諸生中、大志不遂、小願未舒、縛孟賁之手、縶騏驥之足、稱量而衡不舉、屬鼻而纊不飛、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斬、德輶如毛、言輕若

窶 切、如訴

孫挫辱文戰幾爲鄉里揶揄潦倒名場徒爲海內指數逍遙螺水之上棲託鷺渚之側環堵陋惡僅蔽風雨孑然一身形影相弔追憶往事不禁浩嘆家累繁重資用苦多而有待我舉火者以屢空之囊行周急之事舍田芸田處溺援溺不敢以親疎爲解不忍以有無爲辭期功彊近舉皆陵替甥舅中表率多窮阨前榮者必後悴初盛者必中衰同業所感咄咄怪事若其終始昌隆保無頹廢者則必情義愬絕悠悠行路半

貧人慣有此腸

錢不能見假一臂不肯相助者矣生平舉措無
不艱難他人事半而功倍予事倍而功半他人
力少而効多予力多而効少乃至謀已得當輒
復生變績已垂成忽然致敗所爲拂亂智勇俱
尊人豪致如是
困性喜豪舉不樂寂寂座上之客常滿而逢迎
非質所堪尊中之酒不空而治具非力所及資
身無策恆二旬而九食娶婦無能每一席而十
起貧矣而絕口不言人遂不恤其貧責以財貨
病矣而勉爲周旋人且不憐其病役以煩辱念

此邑邑令人憪喪若夫意氣相許久要不忘非
曰能之固所願也然求親於人人反疎之立信
於人人反疑之磨肌戛骨或召匿情之猜傾心
吐肝或致操戈之釁厚往者多以薄來善始者
多以惡終況乃同人凋落知巳淪亡瀗沖之悼
嵇阮昭明之哀王劉松茂柏悅芝焚蕙嘆何物
奇鬼使我變窮至於小福亦不如人僕妾愚惰
奉職無狀蚤寢晚起難養易怨烹飪不講酒食
不議曰脫曰作曰新曰撰墨纍而無聞宜稌宜

黍宜稷宜粱蒙蒙而罔稽窗前之草弗除戶外之履弗問衰服帶落旬日未縫墻屋瓦墜經年未葺衣裡之綿上穿而下穴被裡之絮左着而右脫製巾不寬則狹買履非長即短物號極賤市之則涌貴貨稱甚多求之或不得諸若此類更僕難終動輒違意舉無快心以小徵大以一驗百一生命薄往往若此爰作尤命以自傷焉

曇隱云吁嘻文人同此命也白面生等紅顏婦昌黎送窮亦爲多事

懶仙云捉襟見肘納履決踵緼袍不耻曳屣而歌其聲若出金石先曽子之所安焉者吾於堯臣乎何尤

此篇始讀之慟。再讀之感。三讀之酸鼻。四讀之大快。五六讀之大笑痛絕。繼之以涕泗。七八讀至九讀之手舞而足蹈之。拍案大呼。快哉斯文也。於今人啼笑怒罵。變成文章至此。

花蝶夢

曹宗璠

蝶之類有幾蠐螬之蟲化爲胥陳麥之穗化爲灰翅雜花之蕊化爲白鬚義夫貞婦之魂化爲錦裙夫爲化者神將化者機至于化則物于物（神遊八極）矣化而出乎機合乎神以天合天莫良乎夢故黃帝夢風力殷高夢傅孔子夢姬尚矣若高惠張敏夢中相尋不識路而返少陵夢太白日恐非平生魂則其神未全也若因羊夢馬因馬夢輿旗蓋鼓吹身爲王公則魂之游非精神之極

至矣。不大可哀耶。吾聞莊周隱几。喪我而夢為蝶。栩栩然蝶也。不知其非蝶也。蝶好游于花林。棲于香圃。則有剪綵為花者。蝶曰戛戛乎。則有玉樹青葱者。蝶曰傒言無驗。左思猶譏之。則有初日芙蓉者。蝶曰麗矣。三人提衣裾。四人攜坐席。吾悲其風之靡也。則有南國椒蘭。西方卷耳。闕里之檜。九嶷之梧者。蝶曰中古媛媛姝姝。學一先生之言。僅堪一托宿焉。吾聞崑崙之巔有竹千尺。聲合鳳之雌雄。累糧從之。見伶倫足迹。

輿盡而返于是彷徉元氣之外逍遥無極之上不棲息人間者千餘年而有江郎心頑質偏好冥黙蓼琪花滿管城蝶乃喜曰此花布種于蜺高植根于混沌含英落實于燧媧羲軒非江郎之所能有也神明所注偶一見之吾知其有才盡之患亟取而爲吾廬焉饑則飡燁燁之光而莫識其色渴則飲濛濛之濕而莫挹其膏靜則嗅霏霏之香而莫辨其氣醉則宿漠漠之帳而莫定其房其在花林也猶其在元氣之外無

（句景叠現不減○身毒道人○手指）

（獨立宇宙）

（無封）

極之上也樂乃忘疲乃屏鶯却燕因鵡牿蜂以一丸泥塞天台之徑而斷武陵之津時有輕蛺蝶東風澹淡闖入其境大聲疾呼曰爾蝶也予亦蝶也予鬚娟如予翼浮如予身蠕如予舞翩如而奚獨予鄙也花中之蝶曰噫爾不知夫非蝶也又曷知夫非非蝶乎爾能擬吾之形貌而遺吾神理竊吾之文章而遁吾天機止堪作穢史耳而孰蘧蘧而孰于于乎於是移四大海水爲花溝洫提五嶽之尖爲花虎落凡夢熊者夢

魚者夢虺蛇者夢蕉鹿者皆擠之若敵國不與
往來惟夫草玄亭而九苞吐羽賦赤壁而玄裳
戛舟召以爲附庸焉太史氏曰蝶與花相遇於
夢天者爲之工部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非天也
何以深而又深乎以人力獵古人之精英而遽
欲作古是猶魏收之呼莊周也豈足語化哉
贊曰蝶以幻造黃粉何萌花以空植紅脂何情
頌其光氣窈冥飛鳴蠡蟄莖枯春氣獨行夢者
知之玄天乃成騰翼採英海水泓泓寄語覺人

心何能精、

嬾仙云墨散爲花。筆化爲蝶。游戲神通。

學廉嘲　　　　曹宗璠

蟬與蚓與水蛆同學廉于伯夷。志趣不能洽。每會未嘗同簋食也。一日侍側。伯夷曰蟬爾廉奚若蟬曰玉露凋盤金風振場。楊柳枝疎梧桐葉碧。于焉逍遥。微吟長嘖。曾參金石之音。孔子犂然之感。莫不趨瑟羞彈。秦箏罷晝。故入秋聲。則能作賦。耿糙鬢則可成姝。聆籟則子綦之喪偶。選鳴則惠子之據梧。飡造物之流瀣。而與騷人詩士按節而徵娛。伯夷曰君子之徒也。爾有五

紘。吾為爾送飛鴻焉。蚓爾廉溪若、蚓曰、孟夏鬱陶。艸木長楙。微雨乍零。晴霞鋪繡。浩然而歌。盆缶自扣。鶺鴒失嬌。雌雉媿雄。記月令之堂。而傲於陵之圃。既而新月斜鈎。耕者罷耨。時與牧兒樵叟。嘆龍德而魚服。螾騰而蠖跔。伯夷曰、石隱之朋也。不可以登明堂。然採薇行歌。吾與爾互荅焉。水蛆、爾廉溪若、於是水蛆乃縮肩伸頸、翹尾拱腹而言曰、二子皆以聲致人者也。不能絕世離羣。孤立行一意。亦何以稱廉哉。吾聞與之

側竈之旁有芥舟之池焉中多敗漿其味醇醲
其臭馨香吾飲其味而吐其渣嗅其臭而嘔其
穢雖蒙莊摘辭不能以我與井蛙並列雖張華
博物不能以我與雪蛆同方不鳴不躍謝絕賓
客釜無宿鯖庖無乾腊醞無魯酵李無鑽核如
欲索余之餕必以斯爾爲牛心醢鷄爲熊白止
堪嗜痂之僻饕何能腐鼠之相嚇竊以余身之
默默而箴二子之役役先生雖採薇乎乃與太
公爲交虞夏爲友吾恐其朝夕從游和先生之

長謠。而分先生之芳摘也。於是伯夷蹙額嚬頞攢眉結舌。竟日而無以應也。

嬾仙云得南華之神。

星驪謠　薛寀

八横七曜燭太虛元精中貫號日樞手撼閶闔排僊忽執帝之珮鳴垣衢爾來墮地地靈走五十三叅證賢首秋空冷冷玉晨泣璇璣下炤孟城口海涵萬象自有宗或躍在淵呼日龍蒼崖晝臥青瑣骨瀰空雲氣以類從腥蛟攉壑勢難緩蚪紋蜿蜿駁重縢纖綃女兒拾餘絲血爍星裾蕙裳感樞乎龍乎演元化海竭天荒獨穲稏造化小兒若張弓貫石何曾伺殘罅我乏寸焰

與片鱗。亦以狂駭寢其下。星芒不滅驪有珠吾
慟吾私勿吾詫。
堆山註自北極之第四位其不射眸。而為三垣
二十八經之盟主。與乾六爻之初位。皆沉沉
乎其居無事也。故其占皆不甚顯融而為兩
儀正則。歲閱五十。運逢陽九。遡其人間瞻仰
之期。蓋龍見以象吉。而辰居即龍所。予於二
者感慨深矣。亥之夏、泊舟湖濆絕壁下、微聞
樵唱、刺予迴腸、就而微之、知為茲謠、乃緣飾

成章比干靈均發九歌九辯之秘。夢得次山譜春陵而奏竹枝彌有間焉。懶仙六逸懷悲緒。字句愴咽。低回數過。輒欲擊漁陽鼓。摻潯陽江上琵琶和之。

畫答　陳梁

中士問西先生曰西國畫人如生先生必能言之可得聞乎先生曰余不解畫無慰子之問請以余舌為毛穎以子心為油素以至理為五采當之中士曰人有善惡庸庸三等不審先生奚其畫先生曰善法惡鑒他不敢知二理必倒畫一以得二惟子謂我中士曰願先生詔之善先生曰縱貴橫賤畫立形諸橫首俯畫上向禽獸全體著地皆有久戀之狀吾徒足二邊巡獨抱

猛下捧喝

翔○天○之○志○此其三大都也○畫髮毋若蓬亂○毋若

絲垂○把而維髮○念之象也○曷象乎念○多而細○髮

亦如之○念必上○故呼念必繫之頭髮自頭生○豈

（念○頭○二○字○詮○得○奇○）

容散亂把之○使念上○維之○使念聚也○人之髮○如

地之樹○皆有根焉○樹根居下○受地脂而茂葉○人

（奇○語○）

根居上○受天澤而茂○智不爽也○畫額廣勿文○廣

比量量○不欲窄○人怒○額蹙無文○屏怒也○凡額橫

文不名額○質名曰忿○火火炎不撲○身其灰矣○勿

畫大眼惡傲○勿畫小眼惡窄○而瞎○勿欹勿矇○勿

出眼住物如蟆蟆貪故眼出勿縮眼內眎如猿猿私故眼縮勿畫妒眼妒者見善必憎如西國夜鳥憎日之光日宜憎否勿畫岐視眼一視此一視彼懷二念也勿畫礙眼星礙其中不得盡見如嫉人不見人善但見人不善也夫眼心牕也眼上啓閉者護牕闔也牕勿常啓維以納光而煙風雨塵閉勿使入可以例取善眼不生後生於前爲矚未到之程非戀已成之美敎人進也人廢眼無復前塗是等廢人廢人傷哉畫耳

奇甚

中空高郭左右貝空欲入高郭不欲入具無單
聽也中士曰、眼耳位比無高下何曰耳證眼眼
證耳如錘稱物求平戒偏任也畵鼻孔子大以
（可作舌箴）
函德馨畵口小而扃勿令舌出舌形銳刃也利
刃胡勿藏舌性毒猛獸也猛獸胡勿檻脣齒重
關猶虞其破也中士曰、耳目口鼻扃不扃異奚
故曰鼻未嘗爲香臭欺故不扃聲欺我益我故
郭而不扃眼口皆自我心出宜制故或重堤或
設戶又差也須之壽減於髮二十年許中年乃

生表人智也畫須不厭長以手搣之可使過而而踰髮之根若有須無智愧矣須日長日下垂（譬語今人痛省）如人日老日無上進當知須下垂所以儆予也及未垂省焉視須日下視德日上斯稱全人耳畫胸寬畫腹小營營利慾者胸必隘戀戀肉食者腹必大也中士曰手亦有善惡耶曰手中不可著一物故不容一毛孔畫倂勿拳畫淨勿染拳如狼跡象取物染如豕蹢皆憎其穢矣問畫股曰股隨腿者也腿之至足至焉有人焉見中

行邊見直行紆是名蟹足畫端勿邪中士曰人心難畫畫好心維何先生躍起曰旨哉問矣畫更奇上寬下窄顯諸空竅中勿偏上寬者仰承自天休美下窄者於世間事僅存一點無可奈何耳庸人嗇求上而奢徇世念常下餘而上塞聖人上達不肯下達心常上廣而下微諸空竅者闢情魔迎千善也中士曰至哉詔矣冠服不具何居先生大噱曰人也冠服乎哉冠服也人乎哉當今比比冠服外褁望之端正即之純素正不

纔見本來面目

知何人斯也冠服帳人者也余不欲畫也於是中士惕然驚悟拜曰教我矣當榜之坐間以爲身律奚暇事西國畫聞者服先生畫之神

賀龍生云稽首中西士示我本來身眼際營營者畢竟是何人

曇隱云筆墨作佛事三千大千盡證如來

懶仙云世盡行尸走肉爾得西來指點纔現出眞面目可後天地不老



